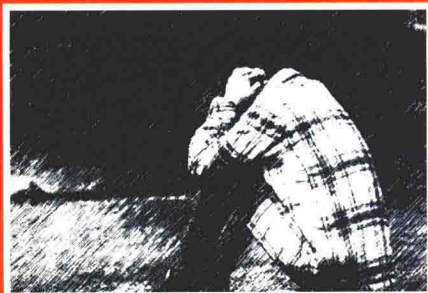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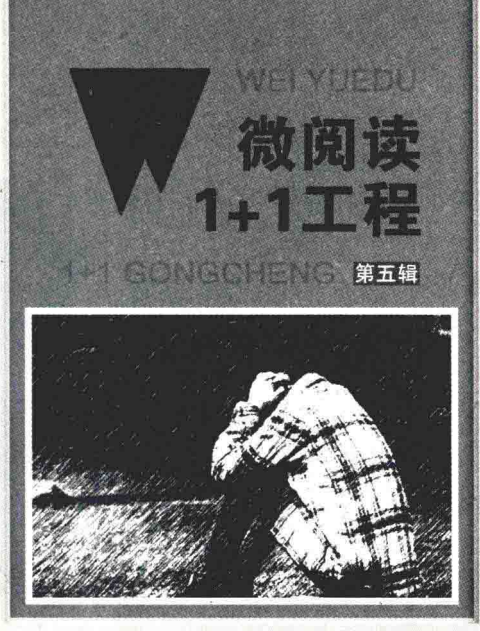


你真的不懂暗号

陈振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你真的不懂暗号

陈振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真的不懂暗号 / 陈振林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71 - 0

I. ①你… II. ①陈…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1040 号

你真的不懂暗号

陈振林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责任编辑: 赵霞 王俊琴

出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2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8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500 - 1071 - 0

定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 - 2015 - 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4年9月

目 录

猫眼石	1
大钥匙	4
寻找刘君实	7
阳光，爬满每一天的窗子	9
妈妈是只什么鸟	12
失手的扒王	15
我找李三多	17
母亲您好	19
微弱的灯火	21
进我家喝水的叔叔	23
娘的宝贝	25
父亲的爱里有片海	28
叫你一声“哥”	32
最美的天使	34
王脚丫	36

小草的眼睛	39
鼓手	42
董憨巴	46
我什么都有	49
诗人雪川	52
不可以	55
一块玻璃值多少钱	57
光头美丽	59
黄老师	61
董平柏老师	63
标签	66
老侯	69
和喜	72
唐善龙	75
关爱	77
木脑壳	79
一路的爱	82
狗粮	84
红纱巾	87
寻找失主	89
刘家少爷	93

经过一座美丽的城市	97
最佳演员	100
遍身罗绮	102
褶皱	105
沉重的窗户纸	108
男人女人和贼	110
张三是谁	113
让我吹吹你的眼	115
朋友	117
喝酒的二根	119
二楞老师	122
为儿子作证	124
碰撞	127
面具	130
锋利的刀口	133
枪毙	135
别把穿衬衫不当回事	138
原来你是同伙	140
请再偷一次	142
楚河汉界	144
棋局	146

唐僧的困惑	148
铁饭碗	151
包拯说谎	154
布鞋	157
就是你的错	159
高手	161
我本无事	162
寻找 U 盘	165
致富经验	167
老赵挂了	169
诚实	171
他俩什么关系	173
点亮路灯	175
你真的不懂暗号	177
跟着哥哥看电影	179
我们一起去迎亲	182



猫眼石

“小娜小娜，不要动人家的项链。走走走，我们继续向前走。”老黑的声音在小娜的手就要碰着那串金黄金黄的项链时，照样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

这是公司组织的一次旅游。上半年，公司对所有员工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考核后，决定让优秀员工外出旅游，算是对我们这些优秀者的奖赏吧。

我，小娜，还有老黑编在了一个小组。旅游大组长大刘还笑着任命老黑为小组长，管我和小娜两人，负责我们的安全，说我们两人年轻，喜欢乱跑。老黑当初不想去的，说老伴身体不好，让她一人留在家中更不好。但大刘做老黑的工作，说让你的女儿来照看她妈妈吧，再说你就只差两年就退休了，还怎么做优秀员工，怎么外出旅游啊？老黑就上路了。一路上，老黑果然尽职。我们跑快了点，他说我们丢下了他。我们停下来看风景，他说快点啊快点啊。更让人气的是，我们想买东西时，他总是拦着我们俩。

“小娜啊，林子啊，你们两人要知道我的想法，你看你看，你们总是买那什么金银首饰，还有什么珠宝的，我是担心你们上当啊……”老黑就拉过我们小声地说。

当然我和小娜也只是笑笑。旅游嘛，除了看风景，就是购物。风景看了，不买点东西回去，小娜的男友肯定会不高兴，我老婆说不定会骂我哩。我和小娜每人的钱包里各有三千多元现金，还有银行卡。老黑手中的钱也说给我们听了的，一千多，他让老婆用针线缝进了夹克内层。

我和小娜又偷偷跑进了一家珠宝店，店主很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



一听我们的口音，店主更高兴了，说：“我们还是老乡哩。你们的老家和我的老家只隔了三四里路。”然后，她就不停地向我们介绍她店中的珠宝。我们像进入了一个珠宝世界，都想着买上一件带回去。老黑不知什么时候也跟了进来，拉一下我的衣角，又拉一下小娜的袖子，说：“我们的大部队都走了，我们快走吧。”我们两人知道这是他不让我们买的意思。小娜像生气了似的，掏出了三千元，买下了她看中的一件小玉佛。我呢，挑了对两千多元的玉镯。老黑的脸涨得更黑了，就像我们花的是他手中的钱一样。

“不会上当的。”我说。

“我有珠宝常识，我们肯定不会上当。”小娜得意地说。

和我们的大部队会合了，老黑又说起我们买珠宝的事。他拉过我们请的导游，让年轻的女导游说说，我们购买的珠宝是真还是假。女导游只是笑笑，说：“有可能真，也有可能假。”我们两人哈哈大笑，这说的不是废话么？

老黑照样黑着脸。

就要上车回宾馆了。老黑不见了，我们一看，他停在了路边的一个卖石头的小摊前。大大小小的石头摆在路边，像一只只张着口的蛤蟆。摊主坐着，是个老太婆。老太婆很能说，唾沫在她口边飞舞，她一一数着那些石头们的功效。

“黑哥，”老太婆很亲热地叫老黑，“石头真的有很好的疗效的，可以治疗蛇和蝎子咬伤，可以防止中毒和中邪，还可以治疗心肌梗塞。你看看，这块猫眼石，是我三十多年前上山采蘑菇时找到的，能治贫血，能治脾、胰腺、消化系统和大肠的病，还能作为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老黑的眼睛盯着那块石头转了个不停。老太婆又说：“就是这块猫眼石，磨成粉了，泡茶喝，那效果就更好啦。”

老黑的手动了动，他的左手伸向了夹克内层，拉出了老婆替他缝进内层的钱。他用手蘸了些唾沫，一张，一张，他抽出了十张，一千元。这是刚才讲好的价格。

小娜和我跑上前去想要阻止时，老黑笑嘻嘻地甩过来一句话：“你们俩不要说了，你们买了那么多贵重东西，我买个石头都不行啊？”



临回城的那会，我和小娜将女导游拉到了一旁小声地问：“那路边的石头，真有那治病的功效吗？”女导游就大笑起来：“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天真啊。那老太婆，成天在山上捡石头来蒙人，有十多年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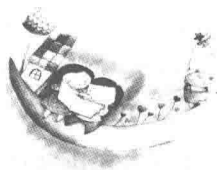
我们就替老黑叫屈。他才是真正地上了当了。

两个月后，我们去了老黑家。他老伴去世了。早就听说他老伴身体不好，没想到这么快就去世了。

老黑拉着我的手说：“林子啊，还记得那块猫眼石吗？我对老伴说了它的功效，果然作用大着哩，老伴又陪着我走了两个月。要不，她早就离我去了。她病重，省医院早就不收这种病号了……”

我和小娜就记起了那块猫眼石。那块石头，像只猫眼，阴森森地盯着我和小娜。





大钥匙

大钥匙是一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人们和他不熟，他和人们也不熟。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姓名，只因他胸口常挂着一把大钥匙，自然都叫他“大钥匙”，算是他的姓名了。

他胸前的那把大钥匙，常年地挂在胸口，但却没见生锈。倒是他的衣裳，成年脏兮兮的，似乎从来没有洗过。那把钥匙，他肯定经常用自己的衣角不停地擦拭。好几次，我看见他将钥匙放进了嘴里，不停地吮吸，应该在给他那把大钥匙做清洁工作吧。

我每天上班，必须经过天人广场。每次上班，我都能看见大钥匙。远远地看去，他总在找寻着什么，也许是人们丢失在地上的钱吧。

那把大钥匙应该就是他家里的门钥匙了。我问在广场上卖玉米棒的太婆他在家在哪。

“他哪里有家哟。”太婆连连摆手。

太婆见我不想走，又告诉我说：“我在这广场卖玉米棒子卖了十多年了，他来这广场也有十多年了，也不知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很少说话，像个哑巴一样。十多年了，他多半日子是在这广场上度过的，挨饿受冻，真是可怜啊……”

太婆话匣子一打开，说个不停。

再次见到大钥匙的时候，是在翠苑小区。大钥匙像只小鸡一样，被两个男青年拎着。大钥匙的头上、身上全是伤。一旁的红衣妇女大声地指着大钥匙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还想进我们家来偷盗，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了……大家看看，我家儿子刚才放学回家，这东西就偷偷地跟上了，胆子大得很啦，居然跟到了家门口，我家儿子正掏出钥匙准备开门



时，他就一把将我儿子的钥匙抢了过去。好在我正在家中，打开门看见了，一下子就把他给逮住了。要是我家里没人，不知道这东西会干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出来……”

大钥匙刚才肯定遭到了一顿打。一会，110来了，将大钥匙带走了。我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口。

接下来的几天，在广场上就没见着大钥匙了。

一个月后，我到实验小学去接女儿。一阵叫喊声响起：“快抓住他！”就有人被路过的胖巡警扑倒在地。我一看，又是大钥匙。他刚才拦住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要抢那小男孩挂在大脖子上的钥匙。大钥匙当场又被带走了。

这个大钥匙真是个不干好事的家伙了，我在心里想。

几天后的端午节，广场上虽然人山人海，但我还是在广场看见了大钥匙。他的脸上，还印着伤疤。我就抱怨那些不作为的警察，为什么不将大钥匙这样做坏事的家伙多关上几天？

就在广场上的人慢慢散去的时候，人群中出现了骚乱。一辆红色小汽车，司机像是喝醉了酒一样，肆无忌惮地向广场冲来。人们纷纷避让，生怕自己被撞上。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吓得不知所措，蹲倒在了广场上。那辆小汽车，像支箭一样，就要射向小男孩。就在人们吓得就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一个瘦小的身影飞向了小男孩，一把推开了小男孩。

是大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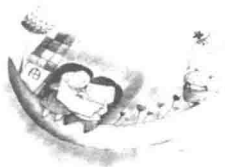
他像一朵花一样，盛开在了广场上。那把大钥匙，挂在他的胸前，像那鲜嫩的花蕊。

小汽车被迫停了下来。车上的司机是个女子，因为感情受挫，喝多了酒，居然开车发泄。

前来处理事故的胖警察泪流满面：“你们知道不？大钥匙从没有做过坏事。他在十三年前来到我们这个小城，他是来寻找他的儿子的，十三年前他的七岁的儿子被人贩子拐走了。他只是听人说，人贩子将他儿子卖到了这里，他就想着在这里能找到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些年来，他的钱花光了，人也急疯了，也从不说话了。他只想找到自己的儿子，于是，只要是挂着钥匙的七八岁小男孩，他都会上去看一看，想拉下小男孩的

钥匙，和自己胸前的钥匙比对比对，如果是一样的型号，那一定就是他的儿子……可是他没想到，十三年过去了，他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上下了啊……”

三天后的葬礼，在市公安局举行。长长的追悼会队伍里有一个我，我的身边，还有那个卖玉米棒子的太婆。



寻找刘君实

我知道我要去找一找刘君实了。

其实我也不认识这个刘君实。我也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还有，知道他是男性。他是初三（1）班学生刘小天的爸爸，而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

刘小天已经三天没来上学了。以前，刘小天也旷课，但只是半天，或者最多两天，他就会来学校，然后就说：“我家里有事儿。有事儿就来不了了。”

“那你应该让你爸爸向我请假啊。”我说。

“我爸爸没有手机。”刘小天说。说完，他的两眼就忽闪忽闪地盯着我看。

有时，他也会从身上搜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老师，这是我的检讨书，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刘小天确实是个听话的孩子，除了偶尔的旷课，他是不会违反其他纪律的，更不用说去打架了。

这是第四天了，刘小天还是没有来，五十多岁的校长对我下了命令：“得去会会家长了。要不然，出了事儿你和我都是有责任的。”我想想也是，如今的学校，学生的安全责任大着哩。

我拿出了我班上的家长联系登记表，刘小天家庭地址写着“天水镇小河村二组”，后面的“监护人”一栏写着“爸爸刘君实”，“电话号码”栏是空白。

我知道天水镇小河村离学校确实有点远，路难走，还得坐船。我上午上完了课，就出发了。先是坐公共汽车，一个多小时后到了天水镇。



到小河村还有十多里的小路，没有公共汽车，我就叫了辆摩托车，骑了二十多分钟后，摩托车停了下来，横在面前的是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专用的渡船，我上了船，开船十多分钟后靠了岸。

上了岸就到了小河村了。

我走到村头的第一户人家，家里有个小伙子。我迎上前去：“请问，村子里刘君实的家住在哪儿啊？”小伙子看了看我，说：“村子里没有这个刘君实啊，姓刘的倒是不少。”我知道是问不到结果了。就又向前走了几步，一个女人正在河边洗衣服，我就又问：“请问，村子里刘君实的家住在哪儿啊？”妇女连连摇头：“没有这个人啊。”

“这里是小河村吗？”我又问。

妇女点了点头：“是啊。”

“那你对小河村的情况熟悉吧？”

“肯定熟悉啦，好多人家不知道的事我都知道。这小河村，也就那么几十户人家，没有谁我不认识的！”女人炫耀地说。

“但是，就是你说的这个刘君实我真的不知道。”女人又遗憾地说。

我又向前走。一个六七十岁的老汉正在犁地，我叫住了他：“老伯，请问村子里刘君实的家住在哪儿啊？”

老人惊讶地望着我：“你怎么还会来找他啊？”

我就来了信心：“他有个儿子叫刘小天，在读初中。”老人点了点头。我忙说：“是啊，我就找他。”

“那你找不着他了。”

“为什么？”我急忙问。

“他……在九年前就去世了，丢下了老人小孩一家六口人。”老人说。

“可是，他的儿子刘小天在联系表上填写的是‘爸爸刘君实’啊。”我又说。

“孩子想爸爸呀，六岁就没了爸爸，怎能不想呢？”老人说着，用手中的牛鞭指了指不远处的一间小屋，又开始了犁地。

我对着那小屋看了看，门前有个十多岁的男孩，正在给一个老婆婆喂食物。

我擦了擦蒙眬的眼睛，加快了脚步，向着那不远处的小屋走去……